

SHUJUAN·ZUOPI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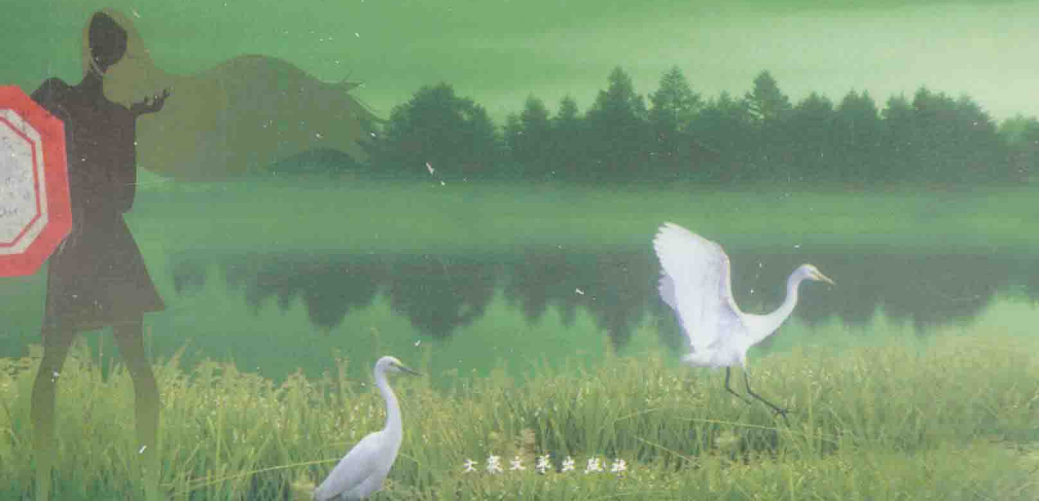


天堂无门。①

TIANTANG WUMEN

爱是什么？是永恒？是天涯？还是你我都是
法外爱的惩罚？人生是什么？是苦难？是经
历？还是你我都无法逃离的命运？

舒涓/著/



大家文艺出版社

舒涓作品精选

天堂无门

(一)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无门/舒涓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5(2009.3重印)

(舒涓作品集)

ISBN 978-7-80171-985-0

I. 天…

II. 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5571 号

天堂无门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5.25 字数 349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4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985-0

定价:198.00 元(全七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序 言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在一个秋季的早晨。

那天的天气分外寒凉。我换上一件浅紫色的风衣,准备出去走一走。那时我刚搬去小镇不久,对那里的一切都还很陌生。

我漫无目的地闲逛,一不留神逛进了一家花店。只见一个长发飘飘,穿着浅色碎花衣服的女人站在鲜花丛中,手拿剪刀正在修枝剪叶。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停下手中的活,直起腰看着我,脸上带着一丝恬淡至极的微笑。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女孩陪在她身边,怀里抱着刚剪下来的花枝,美得像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精灵。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羞赧地看着她,看着那个让我惊艳的小女孩。

她看了一眼我的风衣,低头轻声对那个



小女孩说：“心杰，去倒杯水来。天气凉，让阿姨喝点热水暖一暖身子。”

小女孩把手里的花放在一边的椅子上，嘴里乖觉地应道：“好的，妈妈，我这就去。”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她抬起头眨巴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像是要说什么，但最后，她只对我甜甜一笑。

离去的时候，我听见小女孩嘴里哼着一支不知名的小曲，旋律很美，但却有一点忧伤。

再次见到这对美丽的母女是在镇上一家非常有名的诊所里。

因为身体不适，我去诊所买药，却意外地发现那个长发女人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一双清澈的眼睛追随着忙碌的医生，带着丝丝点点说不尽的落寞惆怅。小女孩蹲在她的脚边玩积木。看见我之后，她冲我笑了笑，害羞地把头藏进了女人的怀里。

我笑了，走过去把手伸向长发女人，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女人站起身，握着我的手柔声说：“我也很高兴。”说完，她把头转向那位医生，用一种



非常温柔的语气说：“云飞，这位小姐就是心杰口中的漂亮阿姨。你过来认识一下吧。”

我看了看那个一声不吭蹲在地上的小人儿，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情感。

那个帅气沉稳的男子走过来，弯腰抱起小女孩，笑着对我说：“我已经从小杰口中知道你了，非常高兴我们能见面。”

我微微颌首。目光在他们三个人脸上溜了一圈后，我笑着说：“你女儿真讨人喜欢。”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屋子里的气氛忽然不一样了，但我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隐隐觉得眼前这三个人的关系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一年后，那个美丽的女人和我成了好朋友。

在一个秋叶染霜的季节，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隔着一杯茶的距离，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故事里有一对同父异母遭遇不同的姐妹花，两个同母异父相依为命的姐弟，三个青梅竹马不离不弃的朋友，四个性格迥异为爱执着的男人，几段悱恻缠绵铭心刻骨的爱情，还有一些只有死

亡才能结束的不该有的恨……

那个下午，我的泪随着她的讲述越落越多。以至于到了最后，我忍不住哭出声来。而那个历尽苦难的女人，则拍着我的肩膀参禅似的说：“当痛苦成为一种习惯，你就会觉得，其实，所谓的痛苦，不过是你心上的一道纹。”

我只是流泪，什么也说不出……



目 录

1	第一章	
17	第二章	
27	第三章	
41	第四章	
52	第五章	
60	第六章	
68	第七章	
83	第八章	115 第十一章
96	第九章	126 第十二章
108	第十章	136 第十三章
		145 第十四章
		159 第十五章
		167 第十六章
		178 第十七章
		188 第十八章
		196 第十九章
		208 第二十章



228	第二十一章	
236	第二十二章	
248	第二十三章	
256	第二十四章	
264	第二十五章	
274	第二十六章	
285	第二十七章	
295	第二十八章	
311	第二十九章	
334	第三十章	
350	第三十一章	
367	第三十二章	
392	第三十三章	
414	第三十四章	
438	第三十五章	
469	第三十六章	
507	第三十七章	
544	第三十八章	
560	第三十九章	
585	第四十章	





第一章

楔子

月亮问黑夜：我带给人们光明，带给他们美丽和向往，但他们总想逃开我。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渴望你的拥抱，却把我遗忘？

黑夜谦卑地鞠了一躬，说：尊敬的主人，因为在我的领域，他们可以模糊了界限，淡漠了信仰，抛开束缚，忘了根本，为所欲为；他们可以枕着我丰满结实的胸脯，捏着我柔软多汁的乳房，尽情地宣泄，放肆地喘息。

仅此而已？

还不够吗？

月亮沉默。

黑夜隐退。

新的一天开始。

1

“小静，该起床了，要不然又要迟到了。”我一边梳理自己长长的头发一边敲门。

屋子里的人没有出声。

“小静……小静，起床了。”我不由提高了声音。

“知道了，管家婆。”文静面带倦色走了出来。她把怀

里的枕头向我身上一扔，嘟着嘴抱怨道：“讨厌！别人想多睡一会儿都不行。你真像我妈，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服你了。”

我把手腕凑到她面前，指指表说：“小姑奶奶，不是我不让你睡，是你们老板。你瞧瞧，已经九点了，要是你再不起来，这个月的奖金又该没了。我可告诉你啊，到时候可不许抱着我闹。”

“稀罕！就没就……什么？九点了？救命啊……”一声尖叫后，一道人影飞速地出现在洗漱室，埋入了那些瓶瓶罐罐中。

我好笑地摇摇头，把手机放进背包里，说：“我已经把牛奶热好了，你别又忘了喝。昨天我把你要吃的零食买回来了，放在食品箱里，记得多带一点。今天花店的事很多，我先走了。你路上小心点。”

“知道了，管家婆，你也当心点。”文静伸出头说，满嘴牙膏泡沫。

我对她挥了挥手，转身走出了房门。

走过一条长长的石径，绕过一个菊花盛开的中心花园，我便置身于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一阵风过后，片片飘落的叶子如蝶般飞舞着离开了光秃秃的树枝，以飞蛾扑火的姿态坠落在地上，静静地等待时间或者冰霜将它们腐化为泥。冷的秋风放肆地掀起我的衣襟，穿过我的长发，从我的耳边掠过，嘲笑我漂泊的忧伤，我的心里泛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惆怅。又是秋天，又是一个红叶飘香，花满楼月如钩的季节，天的另一边，我那贤淑的母亲还健康吗？调皮的弟弟依旧调皮吗？院子里那一丛丛妖娆的月季呢，该还是盛开如昔吧？三年了，三年没回家了！三年的时间并不能让心灵的伤口愈合，却足以改变许多难忘



的容颜和发霉记忆里的熟悉。是不是该回去看看了？我问自己。不由又对着天空中那片灰褐色的云发了一阵呆。

穿过一条条熟悉的街道，那个和我风雨相伴的小店进入了我的视线。那是我打工三年挣下的资产，不大，却足以养活我自己。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店内店外地忙活，她叫小非，是我新聘的帮手。走进花店，只见她正试图挪动几株高大的盆栽。我赶紧过去搭手，习惯性地：“小非早。”

“早，蓝姐。”小非拍干净手上的土，直起身子对我说，“今天的兆头非常不错哦！我刚刚开门，就有几个客人来买花。还有一个顾客打电话来，要我们在十点钟送99朵康乃馨到星月酒家去。”

“嗯，我知道了。看来今天又有得忙了。”

“忙就忙呗。只要有活儿干，有钱挣，忙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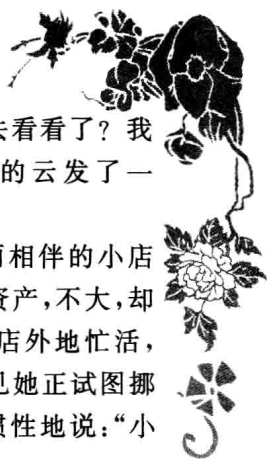
“可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很辛苦的。”

“又来了！你这话听得我耳朵的老茧都掉了好几次了……蓝姐，你对我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样，从来不曾有半点亏待。你身体不好，我多做一点也是应该的，你就不要和我说那些见外的话了。”

“谢谢你这么体谅我！如果没有你这么贴心地帮我，我真怕自己做不来。”

“谁叫咱们是好姐妹呢？再说，我也不是白帮忙啊，你也付给我薪水的嘛。”

我搔了搔小非的头，笑了。顿了顿，我看了看表对她说：“那好吧，你现在就去送花，不然就来不及了，路上小心点。”



一声响亮的口哨从小非口中飞了出来，那是她回应我的特殊方式。

目送小非的身影融入了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我开始仔细地看手里的订单，盘算着怎样错过两个相冲撞的时间。

这时，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我耳边响起：“老板。”

我抬头一看，是一位高大英气的男子。我赶紧放下手里的订单，迎上前去问：“您好！需要我帮忙吗？”

“是的，我想要……”男子看着我的脸猛地住口，只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看。

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问：“先生，我可以帮您什么？”

男子依旧置若罔闻，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我有些困窘，习惯性地皱了一下眉头，稍微大声地叫道：“先生！”

男子一惊，恍若从一场遥远的梦中醒来。面对我询问的眼神，他搓着手，局促地说：“哦……对不起，你长得很像我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乍见之下，我还以为是她呢。所以……请别见笑。”

我微微一笑，轻轻摇了摇头。

见我并不在意，男子接着说：“哦，是这样的，下周三我有一个朋友要过生日，我想在你们店里订一些花送给她，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请问您想订什么花？需要在几点钟送到？”

“我想订100朵黄色玫瑰，当晚九点送到就可以。”

“100朵黄色玫瑰？好的，我们一定按您的吩咐去做。”说着，我拿出顾客留言簿递到男子面前，说，“请在这个地址簿上留下您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如果有什么的



话,方便我们及时和您取得联系。”

男子飞快地写下了地址,抬头看着我迟疑着说:“可以……可以问一下你的名字吗?”

我想了想,不卑不亢地说:“蓝可心,‘笑影轩’的老板。先生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可心乐意为您效劳。”

“蓝可心?可心……蓝可心。蓝色海洋,可乐之心?”

“或许吧。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我只是……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很有韵味很灵气,和你本人非常相配。蓝小姐,幸会!”男子温和地说,然后轻轻和我握了握手,转身走出了“笑影轩”。

看着他走远的背影,再看看被他握过的手,我的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我顺手拿起地址簿看了看,只见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杨云飞,顺和区东大街兰竹园1楼3单元302室。顺和区东大街兰竹园1楼3单元302室?我以为自己看错了,揉揉眼睛又看了一次,没错,是那里!Oh,MyGod!我拍着自己的额头嘴里嘟哝了一句。

而此时此刻,云飞正失神地站在窗前,看门前的车辆热闹着都市秋季的风景。思绪如潮,冲开记忆的心房,牵引他回忆往昔。三年前的那个雨天,依然新鲜如昨。

那个雨天,狂风挟着暴雨,尽情蹂躏着这个古老而沧桑的城市。云飞端着一杯香气浓浓的咖啡站在窗前看雨点溅起的朵朵水花,聆听冷雨敲窗的声音。

突然,门被撞开了,妹妹雨婷风一样地卷了进来。云飞还没回过神来,一连串的话炒豆般地从雨婷嘴里蹦了出来:“哥哥,快来帮忙!我有个病人晕倒在手术室了!诊所里的人全回家了,我……”她的话还没说完,屋子里



早已不见了云飞的影子。雨婷跺了跺脚，撇撇嘴说：“哼，平时老骂我性子急性子躁，其实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哼……”

手术室里，云飞抱起晕倒的女孩轻轻放在一旁的病床上，不由得惊讶于她的瘦弱。女孩单薄如纸的身子静静地伏在他的臂弯，乌黑的长发散乱地披着，一张了无生气的脸上布满了又细又密的汗珠。她的双手无力地下垂着，细细的手腕上套着一只淡紫色的手镯。

“她怎么会晕倒在这里？”

“你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云飞点了点头，仔细检查着气息奄奄的女孩。过了一会儿，他直起腰对靠在门边咬辫子的雨婷说：“她现在正发着高烧，情况很不好。你先给她打一针退烧的药，然后再给她输一些补充能量和营养的液体。至于其它的病嘛，就要靠她自己保养了。”

雨婷听了，动作纯熟地干了起来。注射完后，她看着面色凝重的云飞问：“你的意思是说她还有别的病？”

“嗯。她的身子极其虚弱，患有严重的贫血病，最糟糕的是……”云飞顿了顿接着说，“她的心脏有问题，足以对她的生命构成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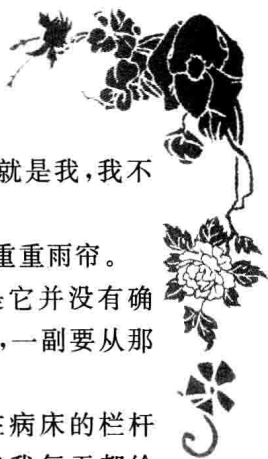
雨婷一声惊呼：“不会吧？她有这么多病？”说完，她回头看了看病床上的女孩，在自己的胸口划了一个大大的十字，庆幸万分地说：“上帝保佑！祖宗积德！幸好刚才我给她做手术的时候她没发生意外。”

“手术？什么手术？”

“人流手术。”

“什么？”这次轮到云飞惊呼了，他不敢相信地看看雨婷，再看看那个女孩子，说，“人流手术？你是说……她？”





不是吧？”

雨婷扔了个白眼给他，说：“这里除了她就是我，我不是说她，难不成是说你妹子我啊？”

云飞没有说话，只把目光投向了窗外的重重雨帘。

一只迷路的鸟孤单而辛苦地飞着，但是它并没有确定的方向，只在大雨里跌跌撞撞地左冲右撞，一副要从那层层雨雾中杀出一条血路的样子。

雨婷一扫刚才的风风火火，她轻轻靠在病床的栏杆上，沉静而成熟地说：“哥哥，你知道吗，虽然我每天都给很多未婚女孩子做手术，对这种事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女子充满了怜惜。她有一双迷茫而幽深的大眼睛，一张倔强却线条柔美的脸，这让她整个人焕发出一种奇怪的光芒。我一度认为她是被宠坏的娇小姐或堕落的夜女郎。可当我目睹她对待痛苦态度——那种麻木得使我心惊的态度，让我觉得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这个故事一定还鲜为人知。因为她，第一次，我在手术台旁觉得不安。”

云飞依旧没有说话。他兑好生理盐水，小心地把针头插进女孩细细的血管。有故事？鲜为人知？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昏睡的女孩：那两弯深锁的浓眉，锁住的是一个男人的薄情寡义还是少不经事的懵懂无知？抑或是夏娃和亚当经受不了蛇的诱惑而犯下的弥天大错？不管怎样，这样的代价都太沉重太让人心疼了。云飞的心在为她惋惜。

树叶飘落，黄昏袭人，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在这样的环境里突然有了另一种更深刻的含义。

云飞看看窗外越下越大的雨，再看看表，对在窗边发呆的雨婷说：“这样的天气晚上应该没有人来，我一个人

在这儿就行了。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吧，省得爸妈又担心。”

雨婷看了看依然昏迷不醒的女孩，慵懒地伸了伸懒腰，懒懒地说：“那好吧，你自己小心点，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云飞点了点头。

窗外风狂雨骤，黑暗躲在无人问津的墙角梳理自己说不出口的心事。看惯了生离死别，心早已不会再为谁哭泣。只有在这样的夜里，眼泪才会生动地宣泄。

女孩的身子动了动，发出一声悻悻绵软的叹息，打破了病房里的一室静谧。

云飞听得心一颤。

一个花样年华的美少女，一声疲倦苍凉的叹息，她们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却又是那样的相依相存。这样的叹息声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一段让人揪心的往事？对着女孩唇上非常明显的齿痕，云飞温柔地地理顺她凌乱黑亮的长发，伸手轻抚那紧锁的眉头，不由有些痴了。

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云飞来到病房，发现昨天风雨中的来客早已杳无踪迹。叠得整齐的被褥上并排放着一只紫色手镯和一张纸条，上面有凌乱却不失娟秀的字迹：“谢谢您。手镯用以抵押昨晚的医药费，请帮我好好保存。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会前来赎回。蓝可心。”蓝可心？那该是她的名字吧？云飞看着手中的纸条和手镯，心里念叨着可心这个名字，无声地笑了。

一个月，两个月，五个月，八个月……始终不见蓝可心的身影出现在诊所。有时拉开抽屉，看见那只泛着淡淡紫光的镯子，云飞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头发长长，

